

## 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紅樓夢補

### 第二回 識病源瞞生施巧計 接家音證往悟冰心

話說鳳姐講到要治寶玉的病，須用瞞天過海之計，便道：「除非把林姑娘回過來的話，瞞他一輩子才好。」襲人聽了這話，回過臉來，只瞧著寶釵。鳳姐道：「寶姑娘這會兒是不肯出主意的，咱們商量停當是了。」襲人道：「這句話，怕老太太不依。」鳳姐道：「要寶玉的病好，老太太有什麼不依！你也不用管帳，只囑咐寶玉屋子裡人，不許多嘴。再等兩三天，看寶玉的病果然有了起色，我就把這番話和太太說明，再去告訴老太太，包管辦得妥帖。」襲人又笑道：「難道叫他兩個人總不見面嗎？」鳳姐道：「一個在這裡，一個在園裡頭，路也隔得遠，況且大家起不來。就等他們病好了。寶玉屋裡，林姑娘未必來。如今園裡住的，也沒有幾個人，將來寶玉要到園子裡去，就請大奶奶、姑娘們，大家走了過來，說園裡頭冷靜得很，去逛不得。大家哄住了他，再商量底下的話。」襲人聽了，並無言語。鳳姐一面罵平兒道：「這蹄子在屋裡不知乾些什麼，到這時候也不叫個人來。」襲人指著笑道：「那不是小紅，提著燈在這裡接奶奶呢。」鳳姐道：「走來也不叫人見過面，你也像寶二奶奶，裝新媳婦怕見人嗎？」小紅道：「剛才掀開簾子，見奶奶和襲人姊說話，才回了出來呢。」說著連忙提了燈，照鳳姐回去。襲人自去伺候寶玉，寶玉卸妝安歇，書不細表。

鳳姐回到屋裡，平兒忙迎了出來。鳳姐便問：「有什麼人來回事沒有？」平兒答道：「沒什麼要緊事，就是旺兒家的來說，那一家子還要挪三百兩銀，有扣頭的。我說這一宗的利銀還沒清楚，等奶奶回來了，你自回奶奶去，他就走了。再寶玉喜事裡的雜項費用，老爺起身的盤費，同跟隨的人僱的車價，都有帳單送進來了。說庫上沒有存項，別處張羅來墊發去了。」

「說著要去拿帳單子，鳳姐鼻子裡出了一口氣道：「忙什麼，這宗銀子還不知指著那一項子來開發呢？」鳳姐又問：「二爺呢？」平兒道：「才送了老爺回來，就去睡了，想是這幾天也鬧的乏了。」鳳姐道：「委實有些支不住，你也去歇歇罷。」不提鳳姐這裡的話，再講李紈回至稻香村，才進屋門，見林之孝家的的站著。李紈問：「你這會兒還在這裡，有什麼話嗎？」林家的陪笑道：「恭喜，林姑娘已回了過來。一件東西是人家讓轉來的，他們要現錢交易，昨兒要緊央中間人挪來墊發的了，如今退不回去。知道帳房裡也很饑荒，憑空費了許多銀子，置了一宗鈍色頭貨，倒是一件作難的事。」李紈道：「你明兒且叫人說去，退得轉很好，果然退不回去，也說不得，回了二奶奶，停幾天張羅銀子給他們就是了。」林家的道：「也只好那麼著。我剛才就要回二奶奶，因在寶二奶奶屋裡，不便提這話。如今還要請大奶奶的示，退不了，這件東西放在那裡？李紈想了一想道：「要不是地藏庵，便是水月庵。這兩處且擱著，再叫外邊留心，碰著有人家要，就出脫了他，虧折幾兩銀子也使得。」林家的道：「差不多的人家，輕易撈不起這種價錢。叫他們留心就是了。」說著，回身出去。李紈自同賈蘭安歇不提。

卻說寶玉自從那日昏暈之後，醒來似有覺悟，精神清爽，飲食漸增，連接四五日，竟似忘了黛玉一般，口中絕不提起「林妹妹」三個字來。襲人刻刻在旁窺察，暗暗歡喜，便去告訴了鳳姐。鳳姐到王夫人處，便把寶玉近日光景說了一番，又將前日在寶釵屋裡和襲人講的話細細說明，要討了太太的示下，再去回老太太。王夫人道：「我是巴不得寶玉安靜，有什麼不願意呢！」鳳姐道：「我跟了太太過去，我自自話回老太太。寶兄弟是老太太的命根，我們也都為的是寶兄弟，估量沒有釘子碰下來。萬一老太太不依，自有我去承當，總不與太太相干。」

「話未完，只聽得窗外小丫頭子說道：「琥珀姊姊來了。」說著，琥珀掀簾進來，見了鳳姐道：「二奶奶也在這裡，老太太請太太過去說話呢。」鳳姐問道：「老太太這會兒歡喜不歡喜？」琥珀道：「剛才叫鴛鴦到園子裡去瞧了林姑娘回來，說林姑娘的病竟好起來了，老太太先聽了歡喜，後來又像有了什麼心事似的。王夫人又問：「老太太叫我有什麼話？」琥珀道：「老太太只叫我來請太太，不知有什麼話，估量不過為林姑娘的事。」

王夫人連忙起身，同了琥珀往賈母處。鳳姐隨著過來，便先陪笑道：「恭喜老祖宗！寶兄弟同林妹妹的病都好了，到底托老祖宗的福。」賈母道：「這也是他們自己的造化。」一面向王夫人道：「我叫你過來，也沒別的話說，就為想著林丫頭這件事。如今寶玉已成了家，怪可憐林丫頭，沒了爹娘，我又有了年紀，他舅舅到了任上，事情也繁，

那裡想得到這些，還是要你做舅母的疼他一點。」王夫人尚未答應，鳳姐接口道：「這件事太太也常提過的，別說太太該上緊，就是我們也該體貼老祖宗的意思，盡一點子心。底下有了合意的人家，就來告訴老祖宗。」賈母道：「那呢，遲早有個定數，一時也要緊不來，我不過說這句話給你們聽。我瞧寶玉這幾天光景很好，還服王太醫的藥嗎？」王夫人應了「是」，賈母道：「他的醫道本來穩當，等寶玉好了，要重重酬謝他才是。」鳳姐笑道：「王太醫的手段果然好，老祖宗還不知襲人用的藥妙呢。」賈母道：「你又胡說了，襲人知道用什麼藥！」鳳姐道：「寶兄弟成親那夜的樣兒，老祖宗是看見的。後來我們才送老爺出去，他又迷迷糊糊起來，拉著襲人要去瞧林妹妹。那時候還不知林姑娘回過來的信，襲人識透寶兄弟的病根，也虧他有膽量，竟告訴他林妹妹病凶。已經這麼樣了，寶兄弟傷心了一會，後來知道無可如何，便斷絕了別的念頭，心也安靜了，才一天好似一天起來。倒不是襲人的一服清涼散嗎！」賈母聽了，點點頭道：「果然是這麼好，怕底下他們見了面，寶玉還是那麼孩子氣起來，又累墜呢。」鳳姐道：「老祖宗慮的是。據我的糊塗想頭，要除寶兄弟的病根，只好把林妹妹回過來的信瞞他到底，不叫他兩個人見面，再沒饑荒了。」

「賈母閉著眼，半晌說道：「叫我也委實作難，你們想得到，只要寶玉的病好，憑你們怎麼樣就是了。」鳳姐探了賈母的口氣，又說些閒話，與王夫人各自回去。鳳姐便呼叫平兒去告訴了襲人。這裡，黛玉回生之後，醫藥調養，病體日輕一日，夜間睡臥安寧，神情亦頗恬適。想起離魂之日所到地方光景，與仙子一番敘話，雖彷彿有些蹤影，不能記憶清楚。又想到先前聽了傻大姐一句話，病至垂危，焚巾毀稿，怎樣痛苦，如今連自己也不解其故，心中竟似秋雲無跡，止水澄空，把天荒地老石勒金寒銷不去的一團恨塊，已化為烏有了。」

先幾天不見紫鵑，便問雪雁。雪雁怕傷了黛玉的心，不說他們病重的緣由，只含糊答應說：「紫鵑因是感冒了，在他自己屋裡躺著。」黛玉心想：紫鵑不到十分不能支持的分兒，斷不肯不過來一走。心中疑惑，便支使開了雪雁，細向小丫頭盤問。黛玉聽了，止不住心中傷感，掉下淚來。停會兒雪雁走進，叫他去告訴紫鵑：「安心養著，別性急過來。養他自己的病勝如養我的病一般。」又吩咐小丫頭們隨時過去照應，不許躲懶。雪雁便將黛玉的話告訴了紫鵑，紫鵑知道黛玉病體漸愈，十分快慰。因黛玉可憐，也不想掙扎過去，便向雪雁道：

「好妹妹，我這幾時躺在炕上，全穀兒把姑娘那邊的事都撩開了，要你和春纖兩個出一點力，我起來給你們磕頭。」雪雁道：「你的心也不必使到這上頭去。姑娘如今不比頭裡，夜間茶也不喝，就是睡到三更天醒來嚷肚子裡饑，我起來端了一碗燕窩熬粥給他吃了，那一覺睡到天明才醒呢。」紫鵑道：「那麼說起來，姑娘竟大好了。」二人又說了些閒話，雪雁自出去了。那一天紫鵑坐在炕上，把被圍著下身，向小丫頭道：「剛才大奶奶那裡送了一碟玫瑰餡子的酥油餅過來，很配口，我多吃了一點，這會兒胸口裡覺著有些發膩，你把榻上這一個靠枕拿過來放在背後，讓我歪著靠靠。一時小丫頭捧過靠枕，向炕上一放，袖管裡掉了一張四折的字帖兒出來。紫鵑伸手拾起，展開一看，是一張五千錢當票，卻認不得寫的什麼物件。紫鵑問道：「這是那裡來的？」小丫頭正要答話，雪雁進來看見道：

「叫你拿去掖在我炕上褥子底下，怎麼又交給紫鵑姊姊看起來？」紫鵑道：「那倒不是他給我瞧的，我叫他端個靠枕過來，袖管裡掉出來我看見的。正是我要問你，為什麼當當？」雪雁道：「你不是叫我和林大娘說過，到璉二奶奶那裡去支月錢，他回報不能破這個例。後來送了四吊錢過來，說是他替己的，叫我且對湊著使。如今過了期，月錢還沒送來，估量他們就要頂對這幾吊錢，

所以也沒有去支。好幾回大夫來的轎錢，他們也不管，連藥錢都是自己的。昨兒就斷了錢，沒法兒我拿了一個金戒指，叫管園門的老婆了去當了五吊錢來且使著。我想他們那邊，雖說天天打饑荒，也不短我們這幾個錢。姑娘分上也太頂真了，老太太那裡知道這些事情呢！前兒素雲悄悄的和我說：「為了林姑娘的事，他奶奶也落了不是。」紫鵲道：「大奶奶落什麼不是呢？」雪雁道：「就為辦了這件東西，花的錢太多了，如今白白的擱著，叫什麼開銷這筆帳？他奶奶還沒有知道這些話呢！」紫鵲聽說，歎了一口氣道：「姑娘正在這裡住不得了。」又叮囑雪雁道：「那可叫姑娘知道不得的。」一面把當票遞給雪雁，叫他收拾著，停一天就去取了出來。

雪雁走了，紫鵲一個人想起先前他們在一堆兒好到這麼個分兒，如今寶玉雖然負了心，料林姑娘決不肯再打別的主意。

就算回過來的人，該看破一切，把憂愁煩惱都擦去了，到底作何了局呢？或者寶玉心裡未必肯丟了姑娘，今番這節事不是他情願的，底下還可商量的，不知人家心裡又是什麼樣？況且寶姑娘已占了先去，論到名分上頭，也是一件難事，怕姑娘未必肯受委屈。心中七上八下，算後思前，倒做了從前的一個林黛玉了，心上鬱結不開。又因這一點，積食凝滯在胸，渾身發燒，病又翻覆起來，變了一場小傷寒，重須醫藥清理，自不必說。

且講黛玉病已脫體，只懶於應酬，尚未出去走動。一日晨妝對鏡，見臉上顏色如帶露桃花，精神飽綻。雪雁在旁伺候梳洗已畢，聽見簷前連聲鶯噪。雪雁笑道：「昨兒晚上，姑娘屋裡開了半夜燈花，今兒喜鵲又叫，姑娘有……」雪雁說到這裡，見黛玉瞪了他一眼，連忙改口說：「有客來呢。」一語未了，只聽得有人走進院子裡，一路話道：「姑娘就在這裡住喲！種的多是竹子，青翠得好，夏天自然透涼的了。」黛玉聽的是南邊口音，連忙出來，站在屋門口簾子裡往外一瞧，見周瑞家的引了兩個面生女人進來，年紀都約四十以內模樣。才上台階，周瑞家的先開口道：「恭喜林姑娘！家裡打發人來接姑娘回去了。」

那兩個女人進來，釘眼細認了黛玉半晌。周瑞家的指道：

「這一位就是你家姑娘喲。」兩個女人連忙跪下磕了四個頭，黛玉他他們扶起。兩個女人退了幾步，笑道：「姑娘也認不得我們了？」黛玉道：「瞧著很面熟呢。」那一個女人指著那一個道：「他和我都是二太太的陪房，那年二老爺赴任的時候，我去看姑娘，姑娘還小。記得有一位姓賈的師爺，在書房裡唸書。後來聽說姑娘到舅太爺這裡來了，因隔的路遠，好幾年不通音信。二老爺調了廣東布政，這幾年很好。」

年紀還不算大，因是衙門裡的事操心太重，得了個怔忡病，上年春裡就不在了。先在從前大老爺衙門東首這條街上買了一所大房子，打發人回來修葺，連後面圍裡，也蓋了許多房屋。又堆了幾座假山，上年添補了好些樹木花卉。秋裡扶柩回來，二太太就搬進新屋裡去住了。姑娘不知，二太太跟前只有一個少爺，今年才得七歲。老爺臨終的時節，囑咐太太：「這少爺要一門兩祧，過繼在大老爺這邊的，也算得姑娘的親兄弟。因為年紀還小，不能回來，叫我們到這裡不要多耽擱，怕遲下去天氣熱了。有少爺稟老太太的稟貼投在門房裡，送到上頭去了。姑娘這裡沒有家書，二太太叫我們問好。送姑娘的東西還在箱子裡，不曾打開。同來的人叫我們先對姑娘說開，他明日進來請安帶來。」黛玉點點頭，又問了他們幾句話，心甚歡喜。原來林如海本無親友兄弟，這一門也將近出服的了。因靠林如海之父教養成人，讀書發達，與如海誼若同胞。從前遠宦他鄉，如海故後，聞黛玉已被舅家接去，音問久疏。今黛玉之叔已故，他孀母扶柩還鄉，念姪女黛玉寄養舅家，故遣人往接回歸，完其婚嫁大事，以報從前恩惠。

話休繁瑣，再講黛玉正與兩個女人說話，只見小紅急急跑來叫道：「周孀子，奶奶說林姑娘家裡來的人見過他姑娘，叫你陪到那邊去吃飯呢。」周瑞家的笑道：「正是。這兩位嫂孀才剛見了老太太、太太，因你奶奶正忙著，還沒見過。我們去見了二奶奶，下來吃飯，估量姑娘這裡也還沒有擺飯呢。」說著，便讓了兩個女人，便同出去。回頭不見小紅，叫了兩聲，小紅連忙走了出來，跟著說道：「我去瞧瞧紫鵲姊姊呢。」一時，周瑞家的一眾人出了瀟湘館。

這裡，黛玉暗想：「一個人的心是著不得急的，須如流水行雲，才除得一切煩惱。記得先前夢見家裡有人來接我回去，心裡又驚又怕，又氣又急。如今當真家裡有人來了，為什麼倒歡喜起來呢？可見魔緣夢入，夢由心生。心既無滯，再沒有這樣惡夢來纏擾了。」想了一會，見老婆端上飯來。雪雁、春纖伺候已畢，黛玉獨自一個走到紫鵲屋裡，打發小丫頭們也去吃飯。紫鵲先開口問道：「聽見姑娘家裡有人來接姑娘了嗎？」只問了這一句，底下便不說什麼，原是要探黛玉的口氣。黛玉早已立定主意，叫了一聲紫鵲妹妹道：「難為你貼力體心服侍我幾年，咱們兩個原想在一搭兒過日子的，如今說不得，只好各人走各人的路的。」紫鵲聽說，雖已猜透幾分，假作不知，問道：「姑娘為什麼說起這句話來？」黛玉道：「我這一場病後，早動了回南的念頭，可巧家裡有人來了，真是天從人願。」

就是你病還沒好，我在這裡多住一半個月等你，同時走也沒有什麼使不得，但我的心事只可告訴你一半，料你也猜著一半，不知猜的准與不准。所以我不好叫你去，又不好叫你去，只可憑你自己主意。」紫鵲聽了，只是拭淚，停了半晌，才回答道：「想姑娘也捨不得，我偏害了病，起不得身，沒有倒叫姑娘等著的道理。這會兒且挨著，底下終要跟了姑娘在一堆兒的。」

原來黛玉從前本思主婢同歸一處，今既初願已乖，一空色相，自不便作雞犬同升之想。雖然回至家鄉，亦可為紫鵲另謀所適，但紫鵲本非自己帶來的人，或者數年來亦有癡情也未可料，況若輩自不難於金屋中添一位置。黛玉想到此處，便不肯徑情帶了紫鵲回去。而紫鵲不想回去之故，卻無半點私情，全為黛玉起見。想寶玉娶寶姑娘一事尚未明白，不知他聞了姑娘病凶的信怎麼樣？姑娘回過來之後又怎麼樣？此番姑娘要回家去，更怎麼樣？偏偏一些消息不通，如今的寶玉，好像隔了千山萬水一般。我若跟了姑娘回去，南北分開，竟如石沉大海了。

不如托病為由，且住在此間，將來見他，討一個確信，隨機應變，再到南邊說去，尚可挽回於萬一。此是紫鵲與黛玉兩個人各有意見之處。

且講黛玉聽紫鵲口氣，他既願在這裡，自然有戀戀朱門之意，將來未必不遂其欲，也丟刑事一樁心事。又想到病中難為他這番光景，未免依依。坐了一回，到自己屋裡，叫雪雁吩咐道：「你們趁空兒收拾起來，那邊拿過來的古玩陳設同些動用的器皿家貨，現在手頭還要使著的且別去動，先把使不著的檢點檢點。我們走的時候，一同交給他們，省得臨時嚕嗦。路上要穿的衣服，多留出兩件，把穿不著的都疊了箱子。紫鵲是不能同去的了，要你們諸事經一點心才好。」雪雁本來也靈動，因紫鵲上了前分外出色，黛玉總離不了他，所以雪雁就退了一步。今聽紫鵲不跟回去，諸事要靠著他們，雪雁就盡心周到起來，黛玉也頗稱意，此是後話不題。

再說鳳姐先前這幾日知道寶玉與黛玉兩個人的病已好，兩邊都可出門走動，怕似提影戲兒戳破這張紙，心上十分著急。

正要盤算一條出路，這一天聽說林姑娘家裡有人來接他，喜出望外。知道周瑞家的引到園子裡去了，便叫小紅去同了來。那兩個女人見過鳳姐，彼此問些家常話。鳳姐便道：「你們來接姑娘，怕要白走了一趟呢。我們老太太是第一個疼你姑娘，姑太太又歿了，姑娘回家去，老太太總不放心。前兒還在我們太太跟前說起，要給你家姑娘留心好親事呢。」兩上女人陪笑道：「老太太同奶奶自然要留姑娘，叫我們底下人倒作難了。在家裡起身時節，我們太太還再三囑咐，務必要接了姑娘趕早回去，不要耽延日子，要求奶奶在老太太跟前方便一聲，賞底下人一個臉。」鳳姐故意躊躇道：「論理我也該幫著老太太留你姑娘，沒有倒聽你們，在老太太跟前叫你姑娘回去的。但聽你們講起來，也是一件為難的事。遠遠的跑了一趟，叫你們空回白轉，到了家怎麼銷差呢？」那兩個女人忙陪笑道：「奶奶說的真是體諒我們的話。」鳳姐道：「我自然想法兒去回老太太。我再教你們幾句話，總要說你們太太惦記姑娘到十二分，回去如同自養的女兒一般，他時常提起要替姑娘訪一位好姑爺的話。」兩個女人道：「這話倒是真的，我們太太因自己跟前沒有千金，從小就喜歡姑娘，如今回去見了，怕不似親生的一個樣兒？奶奶只管請老太太放心。」說著，鳳姐便叫周瑞家的陪了下去吃飯。接著林之孝家的進來，回了幾件事，鳳姐逐件吩咐了話。

一面叫平兒留心，暗囑周瑞家的，別引南邊來的女人到寶玉那邊去。且看鳳姐往賈母處如何回話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